

美国如何打造“黑客帝国”

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访问欧洲之际,美国被曝曾在丹麦帮助下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政要,这是其作为全球头号“黑客帝国”的又一最新明证。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将传统情报手段和网络攻击深度结合,长期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无孔不入的监听。而正是这样一个“窃密惯犯”却自我标榜为“网络安全卫士”,在网络安全领域屡屡对其他国家抹黑攻击。

“窃密惯犯”

近年来,美国各种监听项目陆续被曝光,这类项目多由美国国安局负责实施。2012年7月至2013年9月,就在美国国安局利用丹麦互联网设施监听欧洲国家的同时,被认为与美国国安局有密切关联的网络犯罪组织“方程式组织”悄悄攻破总部设在迪拜的金融服务提供商EastNets的网络,而这家公司是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支付系统服务供应商。

根据黑客组织“影子经纪人”2017年曝光的文件,“方程

式组织”首先利用日本、德国等地6台被入侵的服务器作为跳板,借助身份认证漏洞攻破EastNets网络防火墙,获取了其感兴趣的资金流动轨迹等交易信息。专家指出,以“方程式组织”为代表的美国情报机构网络攻击团队高度追求作业过程的隐蔽性、反溯源性,其行迹很难被察觉。

2015年,迫于美国国内舆论压力,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结束只针对美国国内的监听项目。但此后,美国情报机构继续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境外目标的电子邮件和短信等通信。

专家指出,美国将人力、电磁等传统情报手段和网络攻击深度结合,有时会在与互联网物理隔离的内部网络中植入长期潜伏的计算机病毒,然后在合适时间“引爆”。

“降维打击”

除国安局外,美国还有另一大情报机构——中情局,它也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擅长发现并利用现代科技产品的程序漏洞,侵入手机、计算机乃至智能电视等电子设备,在网络空间肆意利用不对称优势

对他国发动“降维打击”。

“维基揭秘”网站2017年曝光的近9000份中情局机密文件显示,该局“网络情报中心”拥有“注册用户”逾5000人,其设计的网络攻击工具超过1000个。中情局设有海外网络攻击基地,其中一个位于美国驻德国法兰克福领事馆,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网络攻击活动。此外,中情局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收集、管理从其他国家窃取的攻击工具,这样不仅能丰富中情局的网络攻击手段,还能用虚假的“网络指纹”让被攻击方误以为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

从曝光文件看,中情局网络攻击团队可以入侵智能电视,让其“假关机”变成窃听器;可以入侵智能车辆控制系统以执行暗杀等活动;开发了针对智能手机的攻击工具;可以入侵各种计算机操作系统以及网络路由器等。

专家表示,美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情报体系,其情报活动遍布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各领域,其网络攻击武器完整覆盖服务器、云端、智能移动设备等各类场景,适配各类操作系统,功能涵盖侦察、物理隔离突破、内网横向移动、持久化潜伏

驻留、供应链与物流链渗透、远程控制等网络攻击各环节,其行动由美国花费数十年建设的庞大情报工程体系予以支撑。

中俄是假想敌

尽管美国在网络领域拥有巨大优势,却一直宣扬其面临所谓“数字9·11”和“网络珍珠港”事件威胁,并以此为借口制定先发制人的网络作战策略,并把中俄作为主要假想敌。

事实上,中国早已成为美国等国发起的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网站5月26日发布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捕获计算机恶意程序样本数量超过4200万个,其中境外恶意程序主要来自美国,占比达53.1%。2020年控制中国境内主机的境外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数量达5.2万个,其中位于美国的控制服务器约1.9万个,高居首位。

中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去年3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美方攻击团队长期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和渗透,目标涉及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

【时评】 如何把“监听帝国”装入笼子?

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大、名副其实的“监控帝国”。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有关机构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监控和攻击。

每次“监听门”丑闻一出,欧洲舆论汹涌。迫于压力,欧洲政客们纷纷表态谴责,要求美方给说法,敦促美方不要继续进行监听,而美方也会口头上“配合”,私底下则阳奉阴违。事实上,法美曾于1980年和2010年两次达成互不窃听的协议,但美国根本没有遵守。

从根本上说,监听全球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华盛顿维持“监控帝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寻求通过控制全球信息扭转不可避免的颓势,通过监听整个世界精确跟踪民众的思想动态,正成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

从全世界看,要管住美国的胡作非为,必须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如何把美式“监听帝国”装入笼子,是国际社会亟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

以色列反对党组阁成功 内塔尼亚胡或将下台

不可能发生的一幕竟然真的发生了。在经过了马拉松式谈判后,6月2日晚,以色列阿拉伯伊斯兰党领导人阿巴斯、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以及被称作“内塔尼亚胡门徒”的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坐到了一起,一群人一脸笑容。

联合组阁,取代政坛常青树内塔尼亚胡,是这群人共同的目标。然而,一个试图覆盖从右翼到左翼整个政治“光谱”的联合政府的软肋显而易见,执政15年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定是心有不甘。

多个政党历史性同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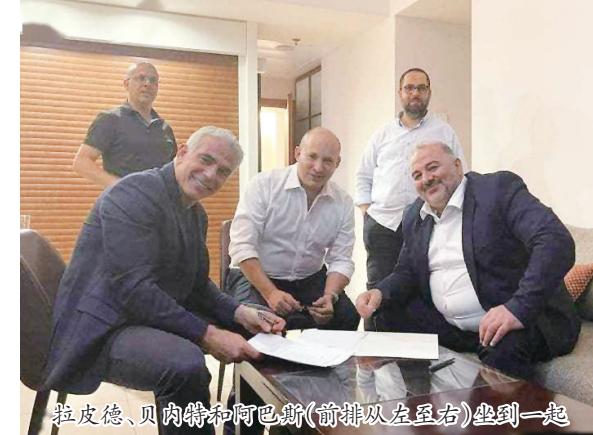
2日晚,就在组阁的最后期限到来前,以色列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致信总统里夫林,称自己获得大多数反对党支持,已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总理一职首先由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担任,拉皮德任副总理,2023年8

月27日两人轮换。

值得注意的是,新政府包括8个政党,覆盖以色列政坛从左到右几乎整条“光谱”:有反对占领加沙的左翼政党梅雷茨党,有自称“中间派”但在结束对加沙占领问题上态度不温不火的拉皮德,也有立场偏右、对巴强硬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以及长期支持在西岸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自称比内塔尼亚胡“更右翼”的贝内特。

而这也是以色列历史上首个有阿拉伯政党参加的政府。当阿拉伯伊斯兰党领导人阿巴斯晒出他同贝内特的同框照时,以色列人一边转发一边惊呼,以色列《国土报》记者诺亚兰用“历史性的时刻”形容这一瞬间。

“这是一个艰难的协议,存在一些争议,但达成协议很重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阿巴斯这样解释,“这项协议有很多好处,有利于阿拉伯社会,也有利于整个以色列社会。”



内塔尼亚胡不会认输

这8个政党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很大程度上和当天下巴以局势不再是美国政府工作重心、以色列难阻美国重返伊核协议的大变局有关。而内塔尼亚胡执政过久且官司缠身、此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上不占优,也推波助澜。

达成组阁协议只是第一步,根据以色列法律,组阁方案还需要通过议会信任投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认为,议会理论上不太可能反对这一组阁方案。但摆在新政府面前的,还有内塔尼亚胡这一关。“任何一个理智的对手都不会低估内塔尼亚胡的坚韧、无情和坚守岗位的决心,在新政府新总理宣誓前,他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止这一切。”英国广播公司中东新闻编辑伯文写道,新政府需要首先在内塔尼亚胡的猛攻计划中“活”下来。

无论在怎样的形势之下都能抓住美国的“心”,对

巴勒斯坦的强硬政策让以色列人安心,这是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政坛常青树的两大法宝。

“反对派成功组建新一届政府,并不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时代的终结。”李伟建表示,总共执政15年的内塔尼亚胡从未想过“退战”,也绝不会轻易认输。

更何况,组建新政府的8个政党立场各异。正如英国广播公司所说,“除了取代内塔尼亚胡外,联手组阁的政党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共同点”。

英国《卫报》认为,在下周议会投票前,内塔尼亚胡将瞅准新政府的软肋,从中分化,让8个政党无法获得议会多数席位。

团结将是新政府软肋

即便能跨过内塔尼亚胡这道坎,通过议会立法剥夺他在腐败案中的豁免权,终结他的政治生命,新政府能走多远依旧是个问题。

从内部因素而言,立场博弈、利益分配是新政府的软肋,将影响其执政寿命。“如果团结感消退,暗藏的不和重新浮出水面,新政府或许只能维持很短时间。”《卫报》写道。

从外部因素而言,李伟建表示,接下来美国对新政府的态度,以及以色列政局变动与因冲突而推迟的巴勒斯坦大选如何互相影响,将会成为看点。

而对于以色列政局变动对巴以局势的影响,李伟建认为,由于阿拉伯伊斯兰党的加入,在对巴勒斯坦采取强硬立场上,新政府内部的阻力或许会更大一些。以前内塔尼亚胡时期“不谈”,一边拖一边造成更多既成事实的做法或许会有所调整,有利于巴以双方回到谈判桌前。

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的态度。“对维护以色列所谓的安全而言,无论以色列右翼还是左翼都是强硬的。”

(据《新民晚报》)